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七

涇 胡承珙

鄭

緇衣

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宐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呂記云此詩武公入仕於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卽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黃氏震曰明善善之功費解朱云武

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亦就其文爲說耳承琪案箋云善善者治之有功也蓋卽所謂善於其職者朱子之解不誤范氏詩補傳云周之國人以鄭武公父子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此詩以美之此說是也其又云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遂以授粲爲武公適館而還以所得王之麋栗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閣之比此則詩中適子之館子指武公授子之粲子又指賢者無此文義考鄭注禮記緇衣云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鄭注禮時本以緇衣之賢者卽指武公竝非別有武公所好之賢

至箋詩更一本序傳改衣授粲皆周人愛武公而致其倦
倦之意其義甚明至陳氏稽古編謂若周人之作當入王
風則嚴緝云破斧伐柯九斝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何
不可之有

適子之館兮傳適之館舍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
宮如今之諸廬也正義引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
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
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
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
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承珙案周禮官正比宮中之官府次

舍之衆寡注云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疏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卽詩云適子之館兮彼二者與此次爲一物是也

還予授子之粢兮傳粢餐也段氏詩小學曰此假借也粢餐同部是也又云依釋文作飧禮公飧五牢以下之類承琪案此說非是飧餐音義皆異魏風伐檀不素飧與不素餐分言甚明傳何至訓餐爲飧周禮掌客上公飧五牢以下乃待賓客之禮武公入仕於周初非朝王爲客也且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則粢者所包甚廣不必沾沾一飯李解引王氏又泥於粢字以爲粟治之精於義亦

隘

緇衣之席兮傳席大也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者大得其宜也承琪案毛於首章宜字無訓但云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此宜字卽釋經宜兮蓋訓如象服是宜之宜故次章傳云好猶宜也正義於席大也仍蒙首章宜字以爲大得其宜於理亦通而文義稍迂曲釋文引韓詩云席儲也說文云席廣多也此與毛傳席大之訓義正相足大卽謂所儲之廣多也蓋於卒章致其殷勤尤爲有加無已雖其衣大多猶恐其敝而思改作此正所謂宜世居卿士之位者也

將仲子

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春秋鄭伯克段于鄆公穀二家皆謂是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左傳云稱鄭伯譖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范氏補傳謂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道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莊公本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陳氏稽古編卽用其說云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爲殺彼特據傳聞以爲懸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

觀兩叔于田詩段所長祇在飲酒田獵馳馬暴虎耳莊公
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以母所鍾愛遽嫌避讓
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
不克令終莊公不得無罪焉若以爲有意殺弟恐未必然
也嚴緝言將仲子首序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良
不謬矣承琪案序首言刺莊公已具春秋褒貶之法其下
云云乃就詩詞言之蓋詩人託爲公拒祭仲之詞其時實
祇以母所鍾愛順母私情恣其寵榮初非有心殺害作詩
者以此爲諷不失溫柔敦厚之意序亦因而明之不必牽
合後事過爲誅心之論也

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承琪案詩言杞者凡七惟此言
木名及小雅四牡之集于苞杞四月之隰有杞檮傳皆以
爲枸檮其他如小雅杕杜之言采其杞南山有臺之南山
有杞湛露之在彼杞棘北山之言采其杞皆無傳毛意蓋
以將仲子之杞首見於經而爾雅無明文故特言木名以
別四牡之枸檮至四牡訓以枸檮則其後杕杜南山有臺
北山之單言杞者當皆蒙此傳而爲枸檮四月又傳者以
杞檮連文檮爲赤棟叢生與杞爲枸檮之叢生者相配湛
露與棘連文而不傳者以棘之叢生爲人所共知由棘可
以知杞故無庸傳然則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當皆爲

枸櫞惟將仲子爲別木陸疏云杞桤屬也生水旁樹如桤
葉蠹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其北淇水旁
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考孟子性猶杞桤也趙注云杞
桤柜桤也爾雅棖柜桤郭注云未詳或曰桤當爲桤柜桤
似桤皮可煮作飲玉篇亦云桤柜桤與郭引或說同後世
謂之棹桤別錄謂棹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
飲去熱亦與郭注或說合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
柔韌屈作箱篋又與孟子爲柤棹義近然則陸疏所言杞
桤當卽爾雅之柜桤毛傳於雅無明文者每不欲質言之
然以下章傳桑木之衆檀彊刃之木例之此杞當是大木

本草衍義云櫟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陸
疏所由以將仲子之杞與枸櫞別歟嚴緝謂詩杞有三將
仲子同陸說四牡杖杜四月北山皆爲枸杞而別南山湛
露之杞爲山木不知湛露與棘竝言自當爲叢生之枸櫞
不必別爲山木南山亦當爲枸櫞其所據陸疏杞一名枸
骨山材也云云姚氏識名解援崔豹古今注所言證陸璣
乃釋下南山有杞非此章之杞其解甚確別見是詩祇有
二杞竝無三杞之別也

無折我樹桑傳桑木之衆也下無折我樹檀傳檀彊刃今本
作之木案二傳於木必兼言其形性者自以取興所在故

箋申之云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然則所謂
桑與檀者蓋皆以喻段可知桑以喻段之得衆所謂厚將
得衆也

段懋堂云比諸
見多言非是

檀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不義

也李解引王氏以謂始曰無踰我里中曰無踰我牆卒曰
無踰我國以言仲子之言彌峻而莊公拒之彌固也始曰
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無折我樹檀以言莊
公不制段於早而段之彌強也李迂仲雖謂不必如此分
別然玩傳以桑爲木之衆檀爲木之彊箋謂祭仲驟諫莊
公固拒則王說似於傳箋有合

吳氏肅公曰子展賦此詩

見左傳襄
二十六年

取兄弟相護之意則

豈淫奔語乎承琪案子展之賦此詩杜注雖云義取衆言可畏然實以全詩皆有關於兄弟並非斷章惟晉語姜氏勸重耳歸國專引卒章末三句此則斷章取義耳

叔于田

序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陳氏稽古編曰叔段善飲酒工服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誦宣姜爲邦媛皇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詞嚴緝謂京城私黨諛說之稱爲美仁猶河朔之人稱安史爲聖過矣鄭師一出京城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承琪案嚴氏安史之說本於李黃集

解王士禛集亦云其黨如淮南之伍但以此爲私黨美段
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善正章
之詞則於刺莊不合是猶泥於詩中仁武等語不知所謂
仁武美好者不過飲酒服馬之事蓋以爲舍是皆無足道
者故許氏詩鈔亦云詳味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乃君
子知幾者所作也

何氏古義曰朱子于此詩旣從序矣而又云或疑此亦民
閒男女相說之辭則胡不思後篇獻于公所之語其爲叔
段之事鑿鑿明甚夫猶此叔于田也此而可疑孰不可疑
耶承琪案詩序辨說泥于詩中巷字謂段以國君貴弟不
應出居閭巷下雜民伍不知傳訓巷爲里塗卽說文所謂

巷里中道也鄭箋但言國人不復言巷猶云傾城出觀里巷爲空耳且謂從叔者巷之人非以叔爲居此巷也明乎此可無所用其疑矣

劉氏詩益曰美且仁對居人言蓋巷居者宜相仁愛也次章冬獵曰狩承首章于田而申言其時美且好對飲酒言蓋飲酒者宜好會也三章郊外曰野承前二章于田于狩而申言其地美且武對服屬言蓋乘馬者宜有武容也

大叔于田

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嚴緝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

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桺爲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承琪案二詩皆祇言叔之材藝武勇詞似愛之實則形容其輕揚驕暴之氣習知其不足以有爲而且將及于禍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見公之於叔不早諭教卒使陷于不義所言在此所刺在彼此風人主文譎諫之義也

大叔于田阮氏校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有大字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

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援序入詩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琪案顏師古注漢書匡衡傳引詩將叔無狃而釋之曰叔莊公之弟大叔也可見小顏所據詩本與釋文同章首無大字故於將叔字作此解開成石經則據正義本耳蘇傳云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秦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此謂首章不應加大是也而讀大爲大小之大非也上篇叔于田傳云叔大叔段也釋文大音秦後大叔皆放此然

則此序加大以別之者自以段有大叔之號故卽以爲別耳嚴緝云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爲別亦是以大小爲說有是文理乎

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皆說兩服兩驂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董氏道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承琪案周官保氏注舞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此謂四馬安行能與舞節相應非謂馬有舞蹈之容如唐明皇舞馬之類然則如舞自當依傳兼驂與服言之

何疑於服爲衡制不能如舞邪

禮記畢虎獻于公所嚴緝云畢虎而獻于公傳謂從公田者是蓋叔有示勇於公之意戴氏續詩記曰言勇力之士畢虎以獻於叔也黃氏日鈔云晦菴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從莊公出田畢虎以獻氣陵其兄不如岷隱之說爲當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卽公所也承琪案叔從公田說本毛氏竝不始于朱子黃氏殊誤禮記畢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緝極爲得情黃氏駁之亦非是漢書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畢虎王氏詩考引此爲齊詩之說此雖三家傳聞

異詞然正可作毛詩以公爲鄭伯之證

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何氏古義曰後章乘鵠豈又四馬皆鵠乎何叔乘馬之驟易如此愚謂乘黃乘鵠俱當於乘字略斷讀之蓋四馬爲乘於乘之中有黃者又有鵠者或兩服爲黃而兩驂爲鵠也姚氏炳曰此不過舉馬之上色誇之固不必泥四馬爲一色亦不必分驂服各一色如小雅四黃旣駕魯頌駉彼乘黃則亦非必不可得者以叔之驕侈何知不比物齊色以快一時耳目耶承琪案姚說是也

兩服上襄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

馬之最良也承琪案說文駕馬在軛中也上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軛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高誘注呂覽云上猶前也是上駕卽謂前駕

大雅下武箋云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人自有此

稱諸家因箋說而以上駟解之非是或引說文驥馬之低叩以襄通驥亦可不必

火烈其揚傳揚揚光也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稽古編曰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字承琪案陳說是也毛蓋以揚光二字連讀卽蒙經文揚字作訓不必更疊揚字如北風傳虛徐也卽蒙經文其虛其邪訓之此所以簡奧難通也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
禽曰送黃氏元吉曰考磬控縱送之義孔氏申毛謂無正
文朱傳磬控從毛而縱送別解則以上言善射良御而分
以應之耳然此章言射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御馬之良下
章言馬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射畢之事體如羅文又未嘗
不相配也承珙案朱傳言舍拔曰縱覆彌曰送二語本蘇
氏詩傳舍拔見秦風駟鐵覆彌二字殊不明晰許氏名物
鈔云覆倒也彌弓弣也禮疏弓頭稍剡差斜似簫故亦謂
爲簫射者既發矢則弓隨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此說
非是凡張弓稍皆內向僅一發矢亦不至傾倒指前若如

毛詩後箋

卷七

十一

所言乃所謂翩其反矣者小雅角弓正義云北狄角弓弛則體反故惟弛弓始有覆彌之象此則獵畢之事又當在下章矣嚴緝亦覺其不安故改爲縱放箭也送送箭也如射者之後手子悅切前手擲勢卽縱也擲卽送也其實毛謂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從禽謂逐獸命中亦是言射之事磬控縱送仍分承善射良御而言不必改易傳訓也

毛詩明辨錄云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夫馬之馳驅不能如磬折惟人之馭馬收縱俱在轡轡操之則身直舍之則身僂故曰磬磬以言乎人之馭馬也承琪案磬卽磬折之謂禮凡言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凡騁馬時

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或疑磬折不
當單言磬考曲禮立如齊注云磬且聽也疏云磬之折殺
其形如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此則磬折亦可單言磬也
乘乘鵠傳驪白雜毛曰鵠釋文鵠音保依字作鵠承琪案
爾雅釋畜本作鵠詩疏引爾雅作鵠者後人據詩文改之
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鵠爾雅釋文鵠音保說文
云黑馬驪白雜毛此所引說文今本所無陸氏尚及見之
故詩音義亦云依字作鵠蓋毛詩特借鵠爲鵠耳說詩者
謂馬名取諸鳥以其毛色相似如後世紫燕展鳧之類顧
氏詩本音第引廣韻鵠鳥聽爲證皆不知說文本有鵠字

也

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正義曰鄭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承琪案齊首與前章上襄義同兩服在前而齊其首兩驂在後而如夫手則如手與上雁行比喻略同此似箋勝於傳正義申之是也

火烈具臯傳臯盛也下文叔馬慢忌叔發罕忌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夫田事既將畢矣何以復言火盛承琪案首章火烈具舉傳以烈爲列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正義曰火烈嫌爲火猛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

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
田故持火焰之陳氏禮書謂此卽爾雅之火田以疏云宵
田爲非呂記朱傳皆用其說然經文云具舉具揚則宵田
之說爲近且若係火田則周官大司馬蒐田火燹注云火
燹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則獵
畢之時其火將止不應復言火盛此詩自是宵田用燎首
章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次章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
畢將歸持炬燎路其火自當更盛故知箋疏之說不可易
也

序云清人刺文公也案序以此詩爲公子素作亦如王風毛傳之子國子嗟必有所據漢書古今人表之公孫素當卽其人何休注公羊閔二年傳云鄭伯素惡高克或因素字偶同遂謂鄭伯爲公子時素惡高克此於序文上下皆不順其說非也

清人在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續漢書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劉昭補注云左傳閔二年過于清杜預曰縣有清陽亭此語誤甚左傳閔二年無過清事隱四年公及宋公過于清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與中牟絕不相涉不知

劉昭何以舛誤至此惟水經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而東流卽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而有清陽亭是也清池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下又云期水北與七虎澗合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卽是水也案酈氏所引甚明但其云彭爲高克邑此條上下文皆止言清不當贅及於彭疑彭當爲清傳寫之誤卽箋所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至王氏總聞引左傳昭二年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鄭衛相近彭或指此考左傳上文

云丁巳晦公入則是入國而盟彭水當在衛都與傳云衛之河上鄭之郊者不合不當引以爲證

二矛重英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短夷長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竟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其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壤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承琪案伯兮箋引考工記兵車六等亦無夷矛此箋以二矛爲酋夷正義

申之謂禦狄于竟爲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是也然伯
兮詩爲王前驅則是攻國之兵故箋不言夷矛而彼疏乃
云前驅在車之右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顯與
鄭義相戾總之考工記言兵車六等之法與廬人言六建
不同六等是就車身言之故自軫數之至酋矛皆以四尺
爲差司農注云酋發聲直謂矛是兵車但以矛爲一等不
必更數夷矛若六建言建於車上故不數軫而取五兵與
人爲六蓋夷矛雖亦可建於車上但其長至三尋自非車
上所利用惟守國之兵宜之守國者或嬰城阨隘不必用
車故兵車之六等不數若清人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

毛詩後箋

卷七

五

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自與魯頌但言二矛者義異此疏及魯頌疏釋箋皆當惟伯兮疏牽於六等六建之文致生轉轉耳

王氏詩稗疏云兵車所載之戎器有酋矛而無夷矛夷矛之長三尋古尺二丈四尺當漢尺一丈八尺所謂丈八鉞音委蛇矛也隴而健兒歌丈八蛇矛左右盤鉞蛇夷三字

通用今尺丈六尺有四寸後世步騎或用之古者惟用以守若建於車上則不相等而易搖持之以刺則礙于車後之藩而舉之必後舉之後則前重而無力故不可以攻而惟用以守望守者步卒操之進卻隨手所謂長兵短用者

也車無夷矛而云二矛者二俱酋矛也常制將執弓右用
矛臨敵則惟所便用二矛猶小戎之有二弓右持矛而弓
備將執弓而矛備因勢之遠近則隨用承珙案王氏謂兵
車無夷矛雖與鄭異然夷矛之建車與否經無明文尚可
存之以備一說至謂二矛一爲車右所持一備將帥之用
則右人所持者當建於車右而將居車左所備之矛又當
建於車左二矛分建無由見其爲重是與經文重英重喬
之言相背其說非矣

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各有畫飾下章重喬
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

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鵲荷舊音何謂刻矛
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正
義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釋詁云
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于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
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
故言累荷侯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
相負揭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
之蓋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縣毛羽也
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
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傳以時事言之猶今

之驚毛稍也承珙案重英重喬傳箋所釋大意本同陸孔
申之各有得失傳以重英爲矛有英飾箋云各有畫飾英
飾者謂刻矛柄爲飾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
蕩畫函疏云以英華有畫義故曰畫函干寶注曰英刻畫
也見續漢書百官志注此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故箋云各有畫飾
卽閭宮所謂朱英也彼疏以朱英爲絲纒非是傳云重喬
累荷者謂矛有短長刻畫之處重累如荷箋謂矛柄刻畫
爲題識乃所以縣毛羽者非卽以喬爲毛羽鄭讀喬字亦
當同毛釋文因韓詩作鵠而牽合鄭意以爲雉名鄭固無
是說也其引舊說謂刻矛頭矛頭卽矛柄者則是而以爲荷葉

則非惟沈重音胡可反而云兩矛之飾相負荷者得之正義釋傳引侯人傳訓荷爲揭二矛重累如相負揭其釋箋謂題識者所以懸毛羽皆是而又云懸羽重累爲累荷則與箋說不合馮氏名物疏云重喬猶云重英諸說紛然不如直從毛氏陳氏稽古編曰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卽見之故指以爲言首章言其采畫之飾次章言其負揭之形耳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

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闕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正義以此爲士卒兵車尚書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孔疏以爲凡兵車甲士三人所主者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王氏詩稗疏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鞞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擲中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

矣戎僕掌馭戎車犯駮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卽我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鞏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王氏考之經傳立爲四證惟此條經有明文故特錄之至鞏之戰張侯御郤克曰矢貫余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則似郤克居中而御者左要之杜預所云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將在左之言旣無典據而郤克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也然則左旋右抽者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演戰之法耳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蓋兵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

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田
獵之法逐禽左騶鐵之詩曰公曰左之禽左則我右此所
謂右抽矣蓋車戰之法類然清人曠日翱翔而以軍戲斯
可傷已中軍者大將之幕下卒也古未有呼將爲中軍者
鄭于時未有三軍中軍者對左拒右拒而言非對車左車
右而言翱翔作好者中軍之士亦以見衆之且散也承琪
案左傳言車戰之法如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
免胄而下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
師者左射以敢皆足爲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唯據成二
年鞏之戰以爲卻克在鼓下而居中解張有左輪朱殷之

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定在中解張之血染左輪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邪且是戰也韓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說近於因文遷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當以一車言之傳云居軍中爲容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谷中之比竝未嘗以中軍爲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旋右抽爲戎車回旋演戰之法申明毛義甚的此卽是居軍中爲容好也至云鄭時未有三軍則非是桓元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是鄭之三軍舊矣縉葛之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但

不必以證此詩之中軍耳

羔裘

序云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詩明辨錄云鄭之羔裘美其大夫較羔羊之美在言外更爲著明何以在列國則爲變風蓋王化之行如羔羊惟述其衣服威儀之合度舒徐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采芣桃夭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爲盛與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中有頌美者皆云思古之盛以刺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刺而無美豈理也哉承琪案此說非是此詩所陳純是思古之美而其意則以刺今序所言者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所

美在此則所刺在彼耳許氏詩深曰刺朝如宋人諫院記
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言之皆以
風刺其同朝非有所顚斥之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也此說得之沈氏又云如序說則變風有刺而無
美亦不然淇澳緇衣車鄰駟鐵諸篇序何嘗不言美乎
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毛義皆本爾雅韓詩外傳洵作
恂與漆洵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同是毛云皆直且
侯韓云信直且侯義竝可通釋文又引韓詩云侯美也如
大雅文王烝哉毛本爾雅訓烝爲君釋文引韓詩訓美此
則義異不可強同案次章云邦之司直三章云邦之彥兮

彥爲士之美稱則首章洵直且侯似統下二章而言直卽
司直之直侯卽美士之美此訓似宜從韓

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

新序節士義勇兩篇亦皆作彼己

左傳

襄二十七年引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己知韓詩亦本

古文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蓋古

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

忌

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

崧高之迺

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皆然然其字亦

必各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
侯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韓
外傳亦引作己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

毛詩後箋

卷七

主

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又謝元暉荅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舍命不渝傳渝變也惠氏古義曰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康成周禮注曰舍卽釋也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卽舍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氏詩攷正曰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澤與舍義竝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承琪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爲處故爲作音又云沈
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爲舍釋之舍矣然鄭雖訓舍猶處
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以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是以命
爲軀命之命韓詩外傳云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謂晏
子曰子不與吾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吾
聞雷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其
下引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子
之謂也新序義勇篇同此蓋以舍命爲授命與鄭義合戴
氏用王肅之訓以爲受君命非也

羔裘豹飾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姚氏職名解曰正義以君

裘用純此詩褒飾異皮爲臣之服引唐風作證謂緣以豹皮爲祛褒也陸農師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褒豹飾異文明飾非褒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愚按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褒緣履皆謂之飾豹飾自指褒祛而言裘惟有緣褒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爲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承珙案姚說是也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褒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夫士正義以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裘豹飾爲異埤雅

引管子

見揆上今管子度篇上作卿

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正足證豹

飾爲人臣之服而以爲非古過矣嚴緝云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然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司直邦彥皆臣事也止當爲刺在朝之臣

三英梁今傳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梁根意嚴緝云三英或以爲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紵五緘五總之類只是肌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爲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立政三俊注以爲剛柔正直英卽俊也毛氏之說有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

非英飾也承琪案嚴氏但知三俊爲剛柔正直之出書孔傳而不知舉陶謨疏所稱以九德分配洪範三德者實出鄭注其義尤古爲東晉孔傳所本毛公以三英爲三德自以英俊本爲才德之稱淮南泰族訓智過萬人謂之英邢疏爾雅序引禮辨名記德過千人曰箋以剛柔正直申毛亦必因書之九德三俊皆關卿大夫之事若後儒以英爲裘飾則羔羊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是英飾之說原本毛公而以之駁傳豈非蠹生於木而自戕其木者乎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袂兮傳摻擊袂袂也毛詩爲官記曰摻旣爲擊

何又云執摻當爲摻摻女手之摻以摻然之手而執子之
祛也若宋玉賦云遵大路兮孽子祛則以孽爲執原無摻
情承琪案何且古義已有此說謂說文無摻字宜通作攢
云好手貌不知此詩正義明云說文摻字參聲訓爲斂也
操字槩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是孔所見說文本有
摻字訓斂與方言同方言摻細也斂物而細謂之摻或曰摻毛訓摻爲孽者
說文孽撮持也撮亦與斂義近總之摻執二字義本有別
不必改爲好手之撮天下有執裾畱人而自稱爲好手者
乎

王氏稗疏曰毛傳云祛祛也案元端之制士之祛二尺二

寸袼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袂袼殊裁
袂聯腰腋之際而袼則袖口也唐風羔裘豹袼蓋以豹皮
飾裘之袖口若以袼爲袂則橫施異飾于肘腋之間甚不
類矣後世文人不審而有聯袂分袂把袂之語皆沿毛傳
之誤承琪案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袼尺二寸則袂是袼
之本袼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袼袂末則袼袂不同此云
袼袂者以袼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此釋
傳義甚明經傳或言以袂拂几儀禮有司徹或言反袂拭面羊公
傳皆指袖口而言是袼未嘗不通稱袂王氏不察而以之

譏傳妄矣

王逸注楚辭哀時命云袼袖也此散文得通之證

無我惡兮不寔故也傳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孽持子之
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承琪案箋云不
速於先君之道者言不急急於先君之道遂聽君子之去
而不顧耳以先君之道釋故字非讀故爲是故之故孔疏
衍之乃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殆誤會箋末使
我然三字以爲釋經故字耳殊不知下章箋云好猶善也
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是明以先君之道釋故
字以善道釋好字使我然三字於經無當矣宋儒不能通
鄭箋之意而欲變其說如李解云言君子無惡我也我之
故惟願子之不速去也呂記引朱氏曰子無惡我而不留

故舊不可遽絕也揆之經文皆於寔故二字倒置嚴緝云
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違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擊持其裾
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言棄
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
先君之義風之庶其或留也范氏補傳云詩人謂君子何
忍舍我君違大路而去我欲擊其裾而留之君子勿以我
爲可惡不敢遽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
勿以我爲可醜不敢遽忘昔日之好也旣欲擊其裾又欲
執其手以見爲王留行之意甚堅旣陳故舊之情復陳昔
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己之私情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

國者安得此言哉承琪案唐風羔裘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與此詩故也好也正同鄭彼箋云我
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又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
念子而愛好之也以彼證此固當以嚴緝范傳之說爲長

女曰雞鳴

序云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陳氏稽古編曰首二章士弋鳧雁女則宜之以爲燕
賓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
小民之細行耳以此爲賢將白圭猗頓皆可升堂入室邪
況夫婦相燕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祇

自謀口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畱色者相去無幾并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首章差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目士之言與子宐之女爲士宐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承琪案陳說是也女主中饋惟酒食是議豈徒以之自享古之賢婦善相其夫爲酒食以待賓友延譽者史傳多載其事此詩已先之矣唐李華曰將翱將翔弋鳬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義本傳箋何等正大歐陽本義泥於偕老二字以爲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蓋

見鄘風君子偕老岷詩及爾偕老皆夫婦之詞然擊鼓之言偕老卽爲卒伍約誓之語安見賓客必不可言偕老況以婦人而願其夫之賓友白首如新九足見其賢智至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云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宋儒必以爲夫婦親愛之意者亦泥於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類耳獨不思鹿鳴又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邪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云所弋之鳬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埤雅云加與元鶴加加雙鴨之意同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承琪案陸說是也弋言加

之專言弋下宐之方言肴自不應以加之卽爲加豆蘇氏
詩傳亦引史記弱弓微繳加諸鳬雁之上呂記朱傳竝從
其說此弋之承上弋字則下宐言之宐亦當承上宐字傳
於宐之訓肴而下宐字無訓則爲同義可知箋云宐乎我
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正義謂與上宐肴別王氏
述聞謂不當與上異訓爾雅宐肴也李巡注云宐飲酒之
肴正義引是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琕瑀衡牙之類
稽古編曰佩玉瓊琕傳云佩有琕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
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

橫兩璜下垂衡牙在兩璜中央衡突前後瑇瑁則納於衆
玉與珩之間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瑇瑁皆未若
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蔥衡
衡卽珩也大戴禮保傳篇作雙衡漢書顏師古注魚豢魏略及三禮圖燕會皆從之下有雙璜衡牙

蟬珠以納其間疏云詩傳謂韡詩衡橫也謂蔥玉爲橫梁

下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

禮記文見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於末著衡

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瑇瑁其瑇瑁所

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瑇瑁之內角裏係

衡之兩頭組末係于璜蟬蚌也蚌珠故曰蟬珠納其間者

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間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但朱以瑊瑩皆爲佩名瑊
在旁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錢以瑊爲佩名瑀乃石之可
爲瑊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組之中有瑊瑩旁組之中不別
係玉二說各異源案中組有瑊瑩爲拘捍兩裏組之用不
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言瑊瑩所置在衝牙組之中央不
言兩璜之組中有係玉又毛傳云瑊佩玉名孔疏引說文
云瑊石次玉也據此知詩詁之說良是承琪案朱錢二說
皆有所失朱謂瑊在旁組之中旣與賈疏不合而謂大珠
曰瑊雖本盧辨大戴禮及聶氏三禮圖然瑊中旣貫中組

又貫袞繫於珩璜之兩組以一珠而受三組天下安得此
徑寸之珠而佩之錢氏以琚爲佩玉名琚卽石之可爲琚
者則是以琚石爲琚佩於文當爲琚琚而傳兩云琚琚說

文琚石之次玉者

據正義引今說文大作似

琚佩玉名也

此亦據正義引今說文作

琚琚也誤段注謂名當作石亦非辨見木瓜

然則琚琚二物琚爲玉琚爲石皆

納於珩與衡牙之中竝非以琚石爲琚佩大戴禮保傳篇

玼珠以納其閒琚琚以雜之韓詩傳言蠙珠不言琚琚毛

傳言琚琚不言蠙珠大戴則玼

玼卽蠙

珠琚琚竝稱是所佩

有玉有石有珠非一類故曰雜正義申傳云佩玉之名未

盡于此故言之類以包之王氏稗疏謂琚琚卽玼珠而玼

珠專名雜佩亦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集韻來字贈字皆叶入聲然來字或可讀入聲贈字斷不可讀入聲姑闕之段氏詩小學云戴先生曰當作貽然古人徵召爲宮徵得來爲登來仍孫爲耳孫詩訓爲承皆之哈職德韻與蒸登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爲韻古合韻之一也不當改爲貽孔氏詩聲類云之哈爲蒸登之陰聲若乃之與仍疑之與疑徵訓火音則音祉上林賦歲持韋昭云持音懲古書用等字率爲多改反騰字在登韻則爲騰蛇之騰在德韻則爲螟騰之騰能字四收於登韻哈韻等韻代韻詩則惟一與又協一與忌協樂記人

不能無樂注以爲古書能字可以讀耐勝可以讀勝則
贈亦可以讀載又何足爲異曾之言則也則之言載也此
六書轉注之道也承琪案改贈爲貽始於雪山總聞蓋疑
二字形近致誤然貽字雖見於漢碑經典祇作詒贈之與
詒形不相近段氏孔氏以來贈韻本可通所辨極確今更
考得說文脩讀若陪劇讀若陪德訓爲升漢書周綰傳注
憑陪聲相近亦皆之咍職德與蒸登相通之證也

有女同車

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正義云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復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承琪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卽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

文姜歸魯已久則所謂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至稱孟姜者古者男女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姜是也或文姜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陳氏稽古編曰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七年遇弑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惓惓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惜歟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時以山有扶蘇擇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

毛詩後箋

卷七

三

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釁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
援或當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矣不能恃宋以竊國
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褻宴之思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
之歸而復見弑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
使忽能用賢去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
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
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
然則前立二詩其作於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
未弑乎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
愛之思千載如見矣承珙案呂記引廣漢張氏曰忽之不

昏於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復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聞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陳氏之說蓋本於此而推闡情事尤爲曲暢

趙氏文哲

有婢雅堂別集

曰朱子以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其失國

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故力斥序爲失是非之正

害禮義之公而疑此詩亦淫奔之作聞嘗考之忽之辭昏
有二始以非耦爲辭繼以師昏爲辭其守義不可謂不正
特是鄭莊之時內多嬖寵外有權臣羣公子交構其閒禍
亂之萌已非一朝夕之故忽以守小節而亡大援以致失
國國人目擊心傷形諸嗟歎亦未失忠厚之遺也且忽之
辭皆祭仲不言之乎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不能
聽君子譏其善自爲謀而謀不及國是當時鄭之廷臣及
後之據經作傳親承孔子之教如左氏者皆以其辭昏爲
失豈作詩者與序詩者一人之私言乎至以爲淫奔之詩
者朱子特以鄭風而臆之耳今就經文詮之同車者親迎

授綬之禮也同行者御輪三周之候也曰佩玉是有矩步
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彼溱洧之相謔桑中之相要
有如是之威儀盛飾昭彰耳目者乎虞東學詩曰左傳昭
十年六卿餞韓宣子于旗賦有女同車子桺賦穉兮皆有求
助大國相與唱和之義若果淫詩豈有鄭人賦鄭詩而自
彰其醜者如曰賦詩斷章則牀第之言不踰閭伯有之賦
鴉奔何以見斥於趙孟邪不其案宣子謂六卿賦詩皆昵
燕好則所賦諸詩自子產羔裘外其餘如野有蔓草褰裳
風雨必皆非淫詩固無疑義至諸家以忽之辭昏無可刺
者殊不知詩人之意以忽雖言自求多福而卒之不能自

三言行集卷一
保國亂身亡尚不如許昏於齊猶或可藉大國之助以圖存也凡詩人言外之意不必詩中所有而以序合之則微婉之旨畢見此序之所以不可廢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正義謂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嚴緝以有女卽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娶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娶者承琪案以有女爲娶他國之女其說出自歐陽本義田閒詩學因之謂卽忽所娶之陳媯考春秋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乃以王命結昏在隱八年何得

因後曰辭昏追咎於前娶之不當殊爲無理嚴緝又謂所娶之他女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雖翩翩佩玉徒有威儀服飾之美而不足恃說本埤雅亦多穿鑿其實此詩祇因辭昏失援故設言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之美若此彼何人哉則孟姜也通篇皆形容歎羨之詞而不娶之失自在言外上言有女者虛想其人下言孟姜實指其姓不得謂之文複也

將翱將翔佩玉瓊瑀傳佩有瓊瑀所以納閒技勘記云女

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

此據宋本今本皆作瑀

考女曰雞鳴傳

云雜佩珩璜琕瑀衝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

證其爲佩則衝牙及珩引玉藻璫引列女傳璫引此經惟
璫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璫玖石次玉後引邱中有麻云
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璫玖與璫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璫
亦佩也若此傳作璫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
譬況矣作玖者是也承璫案上篇傳言璫璫此篇傳言璫
玖古人注經原有互見相足之例按勘說是又李華書云
詩曰將翱將翔佩玉璫璫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亦可
見此詩是極言昏禮之美唐人說詩其恪守傳箋不敢橫
生異義如此

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

按勘記云近本誤作傳其道德

又脫也字小字本作傳道其德也爲是釋文以傳道作者可證呂記引長樂劉氏曰德音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此蓋疑於所指者爲文姜不足當德音之美不知孟姜本非文姜安知其必無賢德嚴緝云言齊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娶之也車華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卽所謂賢而不娶也

山有扶蘇

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

著經學
質疑

云朱

子初說所美非美謂賢者佞智者愚也呂東萊取其說著之讀詩記朱子亦曾與之後改此詩爲淫女戲其所私者

白雲許氏申之曰此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
思絕者之美好而厭所私之狂狡也夫鄭國之女縱有淫
行何至明斥新好之狡顯推舊交之都作爲歌詩肆情無
忌以聖人之經而錄此惡詩幾何不慮後人之墮棄乎此
必不可從之說也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從釋文
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說文
扶扶疏四布也段注扶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疏同音假
借也上林賦垂條扶疏劉向傳梓樹上枝葉扶疏上出屋
楊雄傳枝葉扶疏呂覽樹肥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

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蘇鄭風山有扶蘇毛意山有大木隰則僅有荷華是爲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後人以鄭箋摠合而改之承琪案佩觿引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經字本亦作扶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是所見本尚無小字惟傳旣以扶胥爲木似非僅枝柯四布之謂呂覽求人篇東至博木之地注云博木大木也博亦作扶淮南墜形訓扶木在陽州此扶木卽博桑博桑猶言大桑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柞扶櫛及彼白梓據此則扶自爲木名蓋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卽扶木耳毛傳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箋云

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
陂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
承琪案傳意高下謂山陂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
刺忽二章一例皆謂各得其宜箋互易其小大義近牽強
以荷華喻美德不空置于下位豈欲樹荷于山上乎且首
章旣以扶蘇喻不美荷華喻美下章又以槁松喻美而游
龍喻不美使山陂倒置比物錯互非也

不見于都傳于都世之美好者也嚴緝云世稱美好之人
爲子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
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也詩彼姝者子兩出

一爲賢者一爲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爲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承琪案子都子充皆假言賢者不必實有其人易林蠱之比云視闇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葢不見者謂有所蔽則雖美而不見下乃見狂且則所美非美耳後儒因左傳公孫闕字子都遂附會爲此詩之子都而子充無所考豐坊乃造爲瑕叔盈字子充之說并以宣十二年左傳之宋大夫名狂狡者爲狂且狡童類皆無稽之言不足與辨

稽古編曰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惡妍媸爲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

毛詩後箋

卷七

三

喻一正文義差殊未爲盡善承瑛案序下正義云箋傳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據此是一本有作美人者子都卽美人但如西方美人之謂而非以爲美色耳

照有游龍傳龍紅草也正義引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薜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薜陸璣疏云一名馬薜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承瑛案廣雅云鴻龍薜馬薜也鴻卽紅龍薜卽龍古語之轉本草經云薜草一名鴻薜如馬薜而大生水旁語與廣雅微異大抵龍爲薜之大者卽今之水紅圖經云薜草卽水紅下溼地皆有之引詩照

有游龍是也爾雅翼云龍與荷華是隱草之偉者然所配
扶蘇喬松不同管子言五沃之土桐柞扶櫛秀生莖起五
臭疇生蓮與薜蘿葉本白芷然則首章言扶蘇荷華應此
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

注云龍斥
皆古草名

木安遂條長數丈其桑其杞其葺次章言喬松游龍
應此五位之土也淮南言水草之始海間生屈龍屈龍生
容華容華生葉葉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莖者
生於萍藻屈龍豈亦此龍草邪姚氏識名解云淮南逆溯
浮草所自必是從其始生微者言之豈有紅龍之大而生
萍葉細物者邪羅端良以屈龍爲游龍未可据也承琪案

淮南墜形訓歷言人物所生皆取其類之相近者言之蓋謂同類者相聚以生耳非必以彼物生此物也況高誘注云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鴈有游龍言屈字之誤然則其說不始於羅氏矣

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稽古編曰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惠氏定字曰狡童序以爲刺忽毛說不爲無據承琪案狡爲狡好之狡鄭箋亦但云有貌無實則卽以目昭公原不爲過于指斥彼狡童兮自指昭公而言但此詩首章狂且傳祇訓爲狂人未嘗明指昭公兩章文義竝同不應異訓故正

義并以狂且指昭惟序云所美非美則子都子充爲美而
狂且狡童爲不美正與經文脗合箋義實勝於傳不必曲
爲解說汪氏毛詩異義曰孫毓謂傳以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不若箋指小人爲長其言是矣然以傳義求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句爲反興則下二句義當接成傳釋子都爲美好子充爲良人正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用舍失當反正對言合序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亦必於釋狂且下著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似此傳狡童昭公也係彼傳上文後脫誤移於此耳彼序刺忽不與賢人圖事爲賢人指昭公之言故曰狡童昭公也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因略而不言不然於此言其人於彼言其義傳文何雜碎乃爾彼此參校知不如是也承琪案此說雖無明據然細釋文義固是通論

韓兮

華兮華兮風其次女傳華檣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李氏
集解云君倡臣和理之常也今也君弱臣強專命自恣不
稟於君不待君命而動詩人所以刺之也蘇氏詩傳則謂
此憂懼之詞而非倡和之意呂記嚴緝皆本之以風之吹
華喻國將危亡以倡子和女爲大臣相約倡和以謀國難
或且因襄裳序云思大國之見正并謂倡者望晉之倡義
納忽以此詩叔兮伯兮與旄邱同承琪案風喻號令本屬
古義君出令臣行令又係常經仍當以傳箋爲是若謂思
大國之倡則倡字當略斷子和女之女是指大國而言而
風其次女之女不得指大國又當自喻其國是兩女字異

義非也

稽古編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子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于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爲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爲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承琪案經以風吹萍隕與君倡臣和必如傳義下二句乃與上興意一貫箋以倡和屬羣臣則與興意乖隔

且旣云伯叔羣臣相調而倡和又爲羣臣自以強弱相服
將倡者叔而和者伯乎抑倡者伯而和者叔乎於文義殊
不明晰

顧氏唐韻正云吹古音昌戈反引老子故物或行或隨或
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隨古音旬禾反羸古音羸墮
卽墮之俗字皆在歌韻承珙案說文吹噓也从口欠是會
意字以詩音讀之自當如嗟以協和王氏總聞讀和戶圭
切引老子高下之相傾長短之相形聲音之相和前後之
相隨爲證是徒見今韻隨入支韻而不知隨本从增省聲
也

狡童

序云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朱氏通義曰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爲君也不以忽爲君故詩人目爲狡童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爲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爲高渠彌所弑中間不書鄭伯非故略之也生不同盟歾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爲篡國者左袒也伊川奈何亦隱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爲淫女所作則其失殆有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公見弑後國人

哀之而假狡童以爲刺也狂且狡童蓋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

麥秀之歌

尚書大傳以爲微子作

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

目紂則此不嫌於擬忽矣朱子又云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察突居鄭別都而不能討外無強援內無良輔以至於亾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承珙案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疏云韓

子以爲言君子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知早誅焉以及於外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此與桓六年傳君子謂忽善自爲謀者皆不足於忽之詞蓋忽之爲人始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者故山有扶蘇蘄兮狡童及揚之水皆致慨於其不能任忠良去權奸以致身弑國危而不悟也

錢氏竹汀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

古人質樸不以爲嫌段氏詩經小學云壯狡與月令之壯
狡皆當作姣姣好也有壯狡之志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
承琪案狡姣姣三字古通月令養壯狡呂氏春秋作壯狡
詩碩人箋長麗狡好還箋猗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
兮釋文竝云佼本作狡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
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狡童目紂者亦止爲形貌佼
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狡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
覽云壯狡多力之士是壯狡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
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狡之志而闔于事機終
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食息焉然則謂毛

以狡童目昭公爲悖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者也

褻裳

序云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昭十六年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大叔賦褻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朱子以爲詩序之失本於左傳而未察其斷章取義之意不知斷章取義者如詩本爲鄭忽而作而歌詩者爲晉賦之卽是斷章取義矣若謂以本國淫詩而公然歌於聘卿祖餞之際必無是理且如所言則狂童之狂乃斷章以譏韓宣天下有如是之唐突者乎呂

覽求人篇曰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此尤義炳事白無庸別生岐說爲之詩卽謂誦其詩耳

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承瑛案狂童箋疏皆以指突蘇氏詩傳謂狂童爲忽固非或又以爲指祭仲高渠彌者亦未是祭仲等固屬亂臣而突賂宋奪嫡實爲戎首春秋桓十一年書突歸于鄭穀梁曰曰突賤之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

復歸于鄭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突爲奪正忽爲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非指突而何玉篇云僮幼迷荒者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字皆作僮今毛詩作童者乃借字耳

褰裳涉溱釋文云褰起連反本或作褰說文云褰袴也承珙案說文衣部褰下引春秋傳徵褰與褊是袴爲本義毛詩借爲摳衣之字段注說文於褰下云古褰衣字作褰褰虧也蓋因釋文或作故云然耳又手部摳摳衣也从手褰聲段云詩言褰裳當作此篆褰訓袴非其義也亦有作褰者謂虧其下體之衣較作褰者爲長今案作褰者固屬借

字卽如左傳

襄二十六年

注拂衣褰裳也作褻亦以聲同故借

以手捫衣不必有虧損之義也白虎通云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職言捫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此謂褰裳與捫衣同義則褰當爲捫可知嚴緝引釋文云褰捫也捫挈也捫恪侯反此正用說文捫字之訓今釋文無此語蓋有脫誤宋本釋文本或作褻下有非字是陸亦不以爲當作褻也

傳溱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溱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溱與洧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沅从水秦聲廣韻溱

水南入消詩作溱消誤也按秦聲在今眞臻韻曾聲在今蒸登韻此詩一章溱與人韻二章消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溱外傳孟子皆作溱說文及水經作消誤也又注說文溱字云地理志鄭水作溱粵水作秦又方輿紀要引舊志云溱與尋同音故水經觀峽亦名秦峽也據此可證溱水讀如秦國前志秦爲古字其注消字云按曾聲在十六部而經傳皆作溱秦聲側詵切則十二部鄭風溱與人韻學者疑之玉裁謂說文水經皆云消水在鄭溱水在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是後來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俱變之耳說文引詩爲消字之證知今經傳皆非古本廣韻曰

詩作漦消誤承珙案段氏注說文與詩小學異漦下注又與漦下注異不知何以舛錯如是全氏謝山曰按漦水貌文以出桂陽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漦水若其出鄭縣者說文以爲漦水其音如漦其字不作漦也不知何時盡毛詩國語孟子史漢諸書之漦胥改爲漦猶幸水經存其舊稍畱說文之學承珙又案漦漦雖異部始以音近而通小雅室家漦漦與閟宮烝徒增增皆爲衆盛之義爾雅烝塵也幽風傳烝寘也箋云古聲寘與塵同此眞臻與蒸登二部中字自有可通轉者故漦與人亦韻經傳作漦說文水經作漦蓋皆不誤也

錢氏養新錄曰漦消之漦

本當作潛今毛詩作濤者讀潛如濤以諸韻耳濤卽潛之
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又說文後
司馬相如从遼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正義

云齊晉宋衛

宋本衛作是蓋宋衛乃本是二字之誤

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

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
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
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義亦通按勘記云據此是正義本
箋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
又云而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
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承琪案正義又云

春秋突以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
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
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矣由宋衛
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考袤之會公羊多齊侯
二字左傳穀梁無之是齊不在助突之列箋當止言齊晉
必不兼及宋衛定本有宋衛者非是嚴緝云舊說謂爾不
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爲悠緩之詞非告急
之意當云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爲皆不來
也望大國之正己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蘇氏詩傳則云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我恐他人之先子也是則激之之意

二說似皆可通

豈無他士傳士事也段氏懋堂曰經當本作他事傳當作
事士也謂事卽士之假借字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
經果是士字何須傳乎前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
誘之無與士耽皆不傳承珙案傳訓士爲事者正謂與泛
言士者不同猶云子不我思豈無能任其事者乎蓋士本
訓事其稱人爲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北山偕偕
士子傳云士子有王事者也皆因文立訓使與本義相比
附故此傳訓士爲事與祈父子王之爪士傳同段氏於彼亦云經當
作爪與東山勿士行枚敬之陟降厭士桓保有厭士直訓

士爲事者義異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也

丰

序云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戴氏東原曰此坊記所謂親迎婦猶有不至者也蓋言俗之衰薄婚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後二章望其復迎已以行昏禮以名通在女子不必知其夫之字也叔兮伯兮便文連稱不知其字之辭非不知其人也或曰女子始有所爲畱者非歟曰非也凡後世婚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於女子詩言

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也此託爲女子之詞正以見惑由父母爾使父母知男女之情如此惑亦可以解矣承珙案此說極爲圓通記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舉多然序但云刺亂未必定爲淫亂或者國亂民貧父母變志男親迎而女不行者有之若以爲淫奔之詩天下豈有淫奔而備衣裳駕車馬以行者乎且旣稱叔又稱伯一女子而欲從二人是人盡夫也廉恥道盡尚足以污簡冊哉

悔子不送兮傳時有違而不至者或謂昏禮女隨男行無所謂送故當與桑中言送者相似承珙案送猶致也荀子

富國篇云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注內
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卽以女
授壻之謂此女悔其不行故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
其不送男子也傳以違而不至釋之蓋卽以送爲致女之
意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
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毛傳卽用此語鄭彼
注以違爲夙夜無違命毋違宮事之違以不至爲不親夫
以孝舅姑解殊迂曲陳風東門之楊序云刺時也昏姻失
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昏以爲期明星煌
煌傳云期而不至也正與丰詩相類匡謬正俗謂康成詩

箋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不知鄭先注禮後箋詩固當以詩箋爲定論但於鄭風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陳風亦云女畱他色不冝時行其實違而不至變故或非一端未必盡由未嫁之女先從奔誘而然耳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

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著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承琪案棖爲門閭上豎木非可待人之處且上旣待於門外此又待於門仍是自外而內亦非事之次雖申棖

論語

申堂

史記

二字古通然此詩本不煩改

字若王肅以爲堂室之堂則不應先言巷而後言堂惟孫毓謂門側之堂者爲是庶人雖未必有塾然里門自有塾名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故云家有塾爾雅釋宮闔門謂之闔門側之堂謂之塾二句連文門側卽闔門之側塾

卽家有塾之塾郭注以闕爲闕頭門以塾爲夾門堂不誤
尚書大傳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漢書會貨
志亦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又
云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此可見一里之巷巷外
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旣出寢廟之門始俟乎里中之巷
繼俟乎巷首之門次第分明不必從鄭改堂爲棖亦不得
同王謂堂在寢也

東門之墀

序云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翁氏
詩附記曰朱傳以鄭詩多屬淫奔故於東門之墀序云男

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獨取其得解乃今詳釋諸家之說而知序說亦不如此也毛傳本渾言男女交際之難易初

無女奔男之說惟以踐爲淺疏以爲無明解準上章亦難

易爲喻

踐淺疏以爲釋言文據爾雅釋言俊淺也無踐淺之文

李樗曰此詩最難曉

此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東門之墀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蘆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甚遠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者鄭謂望其來迎已則曲說也陳氏稽古編曰墀平易踐阪峻難登毛義本無不通鄭箋則爲淫奔之說濫觴矣承珙案此

詩每章下二句實與漢廣之不可求思靜女之愛而不見相似皆有可望不可卽之意傳以墀阪之遠近難易除禮與非禮之別比興深奧其義甚精若但云門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則是任意指目意味索然矣劉氏克詩說曰此詩之意大抵與丰相似無淫奔之風婦人女子猶知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同此非難踰之物特義不得往耳室旣邇矣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之也此說亦足以發明傳義

東門之墀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叮叮者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墀者皆封

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
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按勘記云釋文云壇

音善依字當作壇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

以下乃依定本作壇

盧召弓云惠氏棟余氏蕭客所據承唐石經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壇

琪案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壇
之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
威之憚字亦或爲壇據此知古壇字多作壇毛詩古文故
作壇韓詩則作壇華嚴音義引韓詩傳曰壇猶坦是也毛
云除地叮叮者叮叮平意論衡語增篇叮叮若荆軻之間
謂平夷其地韓詩訓壇爲坦亦平易之意也

茹蘆在阪傳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據正義當無而易二字今

各本俱衍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如字據相茹蘆在阪毛臺本增

詩寫官記據易林作茹廬以爲是菜廬故曰其室又曰有

踐家室汪氏梧鳳曰此因漢書菜茹有畦以成易林之誤

不足據也承琪案鄭詩兩言茹蘆蓋茅蒐是其地產古字

廬廬可通不當改廬爲廬爾雅釋地陂者曰阪說文作坡

者曰阪从阜反聲一曰澤障一曰山脅也禮記月令阪險

高誘注呂覽云阪險傾危也書立政阪尹鄭注云其長居

險故言阪尹是阪者險遠之地故傳以喻遠而難也

其室則通其人甚遠傳通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違案

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壇茹蘆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此
正用毛氏得禮不得禮之說淮南說山訓行不合趨不同
對門不通高誘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亦與傳義相合卽
如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厓百尺青壁
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卽此亦可見詩言爲可望不可
卽之意其非淫奔之詩決矣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云靖
善也太平御覽引韓詩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
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據此與毛傳言男女之
際者正同旣曰善人必非淫奔之謂或謂與下風雨思君

子同者則又未必然耳

豈不爾思子不我卽傳卽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正義述毛亦云貞女謂男子曰我豈不於女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承琪案首章下二句傳謂不得禮則遠此章下二句自當謂無禮則貞女不從但經文曰爾曰我當爲男子目女之辭尤足見正言以刺亂之意且與上章室邇人遠文義相同一貫也

風雨

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氏大
可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
郭謩叛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
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辨命論
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
宏明序云梁簡文於幽絳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
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
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
無可按卽漢後史事其於經典有關合者一概掃盡如南
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時蓋言君子有
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
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闕然卽造次不移晦難
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承珙案文選陸士衡
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
禽之察亦是用序意也

風雨淒淒傳風且雨淒淒然說文作潛云水流潛潛也从

水皆聲一曰潛水

今本作潛潛此從宋本

寒也詩曰風雨潛潛段注

云今鄭風祇有風雨淒淒邶風傳曰淒寒風也許引詩證
興義所據與今本異或是兼采三家承珙案玉篇亦引詩

曰風雨淅淅雖承用說文亦必當時有本作淅淅者矣
風雨瀟瀟傳瀟瀟暴疾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瀟水清
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游洞庭之淵
出入瀟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清深也
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爲二水名且瀟誤爲瀟矣羽獵賦
風廉雲師吸鳴瀟率西京賦飛罕瀟箭流鏑撓操皆形容
欻忽之貌與毛傳暴疾意正合思元賦迅焱瀟其淩我舊
注瀟疾貌李善引字林瀟深清也考廣韻一屋二蕭皆有
瀟無瀟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修轉
音霄俗本誤爲瀟明刻舊本毛詩作瀟承琪案玉篇瀟訓

與說文同別有瀟字從蕭曰水名集韻則云瀟瀟風雨暴疾貌一曰水名或作瀟轉似以瀟爲正字誤矣

雞鳴膠膠傳膠膠猶喈喈也承珙案玉篇口部膠古包切雞鳴也喈下引說文云喈喈也又引楚詞曰鷓鴣鳴喈而悲鳴廣韻引詩曰雞鳴膠膠是毛詩作膠膠者喈之借字埤雅以膠爲固義嚴緝以膠膠擾擾爲雜意姚氏炳又以膠粘有接續不已之意皆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子衿

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毛氏大可曰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假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

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北史大甯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襄亂以來儒軌陵夷每攬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朱子作白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宏菁莪之樂育則又從序說矣承琪案首章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畱彼去故隨而思之耳蓋三章皆有此意魏武短歌行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亦與詩旨有合也

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承琪案漢書馬援傳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

學者之服也此卽深衣所謂曲袷如矩者注以衿領連言
正同毛義衿當從漢石經作袷袷之別體或作襟玉篇云
袷衣袷交領也與襟同然不當作衿衿乃是衿之誤字張
曰衿古作袷
別作衿非說文衿衣系也土昏禮施衿結綯又云視諸

衿盤皆非衣領之謂爾雅衿謂之袷與上衣皆謂之襟迥
非一事郭注於衿謂之袷云衣小帶於佩衿謂之褱云佩
玉之帶上屬此皆與說文衣系義近糸旁譌衣爲衿又以
聲同假借爲袷經典相承通用遂致袷襟衿三字不分說
文袷交衽也衽本所以掩裳際者袷爲交衽在領之下而
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

領爲衿是也正義云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
領一物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家訓亦云孫炎郭
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竝云衿交領也鄒下詩本旣
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
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今案釋文云青青如字學
生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此亦似以青衿青領爲二蓋深衣
自領及衽皆以青緣之總謂之青衿說文衿衿緣也經文言衿者
以與心協韻傳以衿統於領故舉領以見衿說文言字之
本義故但曰交衽孫炎注爾雅用毛義故曰交領其實義
相成耳爾雅衿領謂之襍蕭該漢書音義引
字林云襍衿也亦是以領爲衿

子甯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
之承琪案傳訓嗣爲習者習與襲同皆有因繼之義引申
爲學習故訓嗣爲習卽學記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
者使人繼其志也釋文云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
也詒嗣音本相近尚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
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
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中說房元齡問
於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
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
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

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从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
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
子甯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此蓋謂從師修業不
空廢墜之意其引詩猶用毛義也

惠氏詩經古義曰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
詩三百舞詩三百謂三百篇可誦可弦可歌可舞也其說
與毛詩合學者不察遂謂詩有千二百篇矣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
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承琪案據此則正
義本傳文似無相見二字釋文云挑達往來見貌無相字

當本作往來貌古貌字作兒或誤爲見淺人因於見下添
貌字耳挑與佻同說文是部小徐本引詩作佻兮初學記
十引詩亦作佻小雅大東佻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嬈嬈
往來貌毛彼傳云佻佻獨行貌此傳云挑達往來貌正與
韓詩大東傳同其實往來者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
義自相足也說文叟滑也詩云叟兮達兮又達行不相遇
也詩曰挑兮達兮此達與泰音義皆同說文水部泰滑也
太平御覽引詩達作捷殷武傳云捷疾也疾速亦滑利之
意許云行不相遇毛謂乍往乍來皆狀其滑泰耳

在城關兮武氏盧谷曰說文鞅字注古者城關其南方故

謂之鞅審是則城故有關見于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左闕南方詩人目驗知之發於刺文如此段氏說文注云案毛詩傳曰闐曲城也闐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闐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無臺謂之鞅詩子衿所謂城闕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鞅猶軒縣之缺南方泮水之缺北方不敢同天子也毛詩城闕當作鞅闕其假借字非象闕之闕也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明非城墉不完如公羊疏所疑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从
亾而作是詩也郝氏仲輿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
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
曲沃也一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
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亶皆忽之弟同
氣相殘迄無甯歲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
何氏古義曰鄭突奪適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
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於
被弑外不聞鄰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

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概朱傳改爲淫者相會之辭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昏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者蓋親親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承琪案以兄弟爲昏姻非獨章首二句難通卽本句亦自不協兄弟可以多寡言若夫婦而曰終鮮此何言乎

終鮮兄弟嚴緝引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盪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盪皆已歿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蓋昭公兄弟雖衆無與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

助雖多猶少也承珙案戴氏續詩記曰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也嚴以終爲終竟蓋本鄭箋云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今案王風終遠兄弟毛傳云已遠兄弟是以終爲已此終鮮之終雖無傳其意當與葛藟同已與維文法正對言已無兄弟之恩矣維有我與女同心耳如此則不必以終爲終竟然李密陳情表云旣無叔伯終鮮兄弟蓋亦同鄭箋以終爲終竟矣

出其東門

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承琪案傳以有女如雲爲衆多以匪我思存爲思不存乎相救急以末二句爲願室家得相樂解經本極平正箋乃云作者之妻時亦棄之心不忍絕轉非經文聊樂聊娛之意蓋將棄復畱在經文本不見有此意且如所言則於時方悲哀之不暇又何娛樂之有

匪我思存陳氏稽古編曰毛以存爲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以爲思之所存則思應讀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別後反爲舊未知舊指誰家承琪案此說非是匪我思

存傳云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毛鄭皆訓存爲在其義一也釋文爲思字作音乃謂毛音如字鄭息嗣反其實存義不殊思音當亦無異陸氏強生分別耳正義於上章述毛云言其見棄旣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恆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此解不誤下章又云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陳氏遂據此以傳訓存爲存救不知傳文是存乎相救而非相爲存救不得謂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鄭以毛無訓故表明之釋文音且爲徂引爾雅徂存之訓正所以證明鄭箋思且猶思存之義其又云舊子

徐反者乃引他家舊音讀且如既亟只且之且蓋以爲助語辭耳然而非鄭義也

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說文作縞云帛蒼艾色从糸卑聲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承琪案說文蒼艾色之訓本之毛傳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綠

傳本作綠誤

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綠色卽蒼

艾色也說文義與小正傳同足徵其來甚古至未嫁女所服則或出三家詩說與毛義異毛云願室家得相樂當卽閨亂者自言其室家縞衣綦巾思得相保箋謂棄而復留固屬衍說正義述毛言詩人閨被棄之女衆多不可救拯

故言彼縞衣之男縞巾之女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似非毛意何以明之次章傳以如荼爲褰服又以茹蘆爲茅蒐之染女服若猶是見棄之女則忽而褰服忽而茅蒐染衣有是事乎

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商頌元鳥箋云員古文作云案員是物數云乃古文雲字皆非語辭但用爲語辭則古人多假員字爲之後人多假云字爲之如秦書若弗云來衛包以前作員來之類正義曰云員古今字者以員爲古之借字云爲今之借字也小雅正月員于爾輻傳云員益也商頌景員維何傳云員均又正月昏姻孔云

釋文云本又作員

傳云云旋也獨於此員字無訓箋云言且留樂我員正義以爲助句辭者得之楊升菴引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爲證是也近人或據昏姻孔云之傳亦欲訓此員爲旋謂樂於與我周旋殊可不必

出其闔闔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箋云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闔在城門之上今注疏本在上衍不字非是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

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承珙案說文闔下云闔闔城曲重門也此依正義所引今說文曲作內誤從門亞聲詩曰出其闔闔又闔下云

闔闔也从門者聲毛雖以曲城城臺分釋闔闔然臺在城門之上亦卽統于城門故許氏但以城曲重門釋之出其闔闔猶言出其重門不必以臺中不可言出爲疑況闔在城上而出於其下亦可謂之出如闔在門上豈不可云出於闔下乎鄭讀闔爲都謂曲城中市里曲城如今之甕城此地容有市聚然出其闔闔文義自通不煩改讀

有女如荼傳茶英茶也言皆褰服也箋云茶茅秀正義以爾雅茶苦菜爲卮風誰謂茶苦之茶茶委葉爲周頌以蔣茶蓼之茶又引周禮地官掌茶及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則如荼者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姚氏識

名解以釋草葉萐茶爲卽此詩之茶承瑛案葉萐茶郭注
云卽芳猋薦芳注云皆芳茶之別名葦醜芳注云其類皆
有芳秀是爾雅此三句相連皆言葦類之秀此乃幽風將
茶之茶彼傳云茶萑苕也疏云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
名茶毛此傳云英茶者英言其白正義引六月白旆英英
證英是白貌考小雅白華傳亦云英英白雲貌是毛傳但
以爲白茶如考工記所云茶白者未明言其爲茅爲亂故
箋以茅秀申之詩有白茅包之白茅束兮又云白華菅兮
然則英茶爲茅菅之秀信矣廣雅薊菰茅穗也
薊卽茶之別體至毛傳以
如茶言皆裘服皆者衆多之意與上章如雲一例故正義

述毛云雖則衆多如茶是傳意仍重在衆多不在褻服埤
雅云雲膏盛茶言繁傳曰秦網密於秋茶王氏總聞范氏
補傳亦皆以如茶爲密如此乃於下文雖則義協若但取
褻服之義則下文當云雖則褻服非我思所存救於文義
終不順也

野有蔓草

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案此詩及出其東門朱傳皆以爲
淫詩遂謂如雲爲冶游之女野田爲苟合之區後儒多疑
其說今案漢書地理志云鄭國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

毛詩後箋

卷七

杏

丞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瀼瀼兮此其風也太平御覽引韋昭荅問云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此漢晉人詩說蓋出於三家者實爲朱傳之濫觴然揆之經文東門有聊樂之言則於閔亂爲近蔓草爲偕臧之語則於遇時爲宜故知毛詩所傳爲得其正

零露漙兮釋文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按勘記云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本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卽謂此承琪案說文無漙字玉篇始有此漙兮古只作團藝

文類聚

卷八十一

引正作國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

聞國朝露謝朓京路夜發詩猶露餘露國陸士衡苦寒行
飢待零露餐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詩團團滿繁露江淹雜
體詩簷前路已國李善注竝引詩零露團兮此必六朝古
本作團顏氏以後人改薄爲之非也

溱洧

方渙渙兮釋文云渙韓詩作洹音丸說文作汎音父弓反
段注說文云汎當作汎音丸藥之丸若作汎音父弓反則
音義俱非汎汎蓋汎汎之誤汎汎與洹洹同漢志又作灌
灌亦當讀汎汎皆水盛云旋之貌承琪案段說是也玉篇

沆爲洹之重文胡端切可證沆洹一字文選歐陽堅石詩
揮筆涕沆瀾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涕垂睫而沆瀾李善注
兩引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萑蘭又云萑與沆古今字
同此足證漢志萑萑與沆沆亦同字也

方秉蘭兮傳蘭蘭也釋文云蘭古顏反蘭香也韓詩云蓮
也臧氏在東曰蘭與蓮是兩物鄭箋澤陂云蘭當爲蓮可
證蘭字不得訓蓮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蘭蘭也方執蘭而
拂除後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
皆引韓詩秉執蘭草此蓮也當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蘭
蘭也亦有謬釋文本毛傳必本是蘭香草也故又引韓詩

之蘭以明同異後人據注疏本以改釋文其誤遂至於此
下文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也則此傳亦當作香草
今作蘭香無理之甚此臆改之驗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蘭
卽蘭香草也蘭卽蘭此用韓詩香草也正本毛傳若傳本
作蘭蘭也陸璣何煩言蘭卽蘭乎承瑛案臧說是也毛於
此傳云蘭香草也於陳風澤陂傳云蘭蘭也蓋互相足若
此傳已作蘭蘭也則於澤陂無庸發傳矣鄭箋云託采芣
香之草卽承傳香草言之至澤陂箋乃謂毛傳之蘭當爲
蓮耳今注疏本箋云蘭當作蓮若韓詩說以此詩爲三月
上已被除此時安得有蓮此固可不辨而明者也

陳氏稽古編曰蘭神農本草列於上品謂之水香別錄名
蘭澤草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本草綱目以爲卽今省頭
草引唐璠經驗方云夏中置髮中令髮不脆故名其說良
是然今之省頭草氣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顧重之此
物性有變更耳又曰蘭草與澤蘭同類而小別紫莖素枝
赤節綠葉其莖圓節長葉無芒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葉
有芒者爲澤蘭炮炙論云大澤蘭卽蘭草小澤蘭卽澤蘭
也嬖時竝可佩八九月有花赤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
名山蘭與二蘭而爲三焉其曰蕙者今之零陵香是也
當作後人以葉長似茅花黃綠色或一莖一花或一莖數
苔蒿

花者強名爲蘭蕙蓋誤始于黃山谷然朱晦菴離騷辨證
陳正敏遜齋閑覽熊太古冀越集記陳止齋盜蘭說方虛
谷訂蘭說皆已辨之矣承珙案正義引陸璣疏云蘭卽蘭
香草也歷引左傳楚辭及孔子語又云其莖葉似藥草澤
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
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據此所言毛詩之蘭
已極明晰按其形狀必非今之山蘭注本草者陶隱居蘇
恭雖以蘭草澤蘭爲一物爲陳藏器所駁然皆指爲都梁
香惟寇宗奭朱震亨始以今之山蘭當之李時珍歷引諸
家之說以正其誤可爲定論矣今更有可證者神農本經

蘭草在上品澤蘭在中品卽太平御覽引范子計然云大
蘭出漢中三輔蘭出河東宏農此其別也今閩廣所產之
蘭不宜於西北何由而入詩人之詠晏子春秋云今夫蘭
本三年而成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說苑雜言篇同家語作湛之
以漉醢旣成則易以匹馬注云本根也投物水中曰湛澄
酒曰漉以酒嗽口曰醢姜氏廣義曰夫惟蘭之根葉俱香
故投于酒而香洌其貴敵匹馬若今蘭之根投之酒中立
見敗腐矣可爲今蘭非古蘭之證

王氏詩稗疏云此所秉之蘭非紫莖香葉之都梁所以然
者今藥春榮都梁秋秀不同時矣蘭與葳通本草謂之茅

香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芻招以茅風俗通曰此被禋之
始則秉蘭之爲香茅可知又不容與都梁蘭草亂也承珙
案王說蓋因漢書地理志作方秉菅兮故附會爲茅不知
漢志菅乃蘭字之借山海經西山經天帝之山多菅蕙菅
卽蘭也

郭注以菅爲茅類亦非

若以菅茅爲蘭別無所據況都梁之

香在莖葉無庸以八九月方華疑非春游所秉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陳氏稽古編曰疏引陸璣云今
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東萊謂香不必在
柯葉故以藥草之勺藥當之朱傳嚴緝皆從其說然古人
以香草爲佩亦以贈貽往往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蓋

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矮不歇華則否矣況上已被除時
安得有勺藥華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華殆據閩中風土非
所以解鄧詩也宋董氏因韓詩離草語遂疑勺藥是江離
雖屬肌見然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靡蕪
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
爲簪則士女相贈答或以之又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
北山經云繡山草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草多
葳勺藥靡蕪芎藭夫靡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經與勺
藥竝稱葳以勺藥爲江離或非誤承珙案說文亦云江離
靡蕪但呂記引董氏云唐本草可離江離今本草諸書竝

無此語則以勺藥爲江離恐未可信王氏稗疏云古人以
勺藥爲和味故曰勺藥之和則必其香味之足咀若今之
所謂勺藥者味酸苦而臭初不足以和味廣雅云勺藥攪
夷也攪夷者楚辭之所謂畱夷也山海經繡山多勺藥郭
璞注曰勺藥一名辛夷是則攪夷畱夷蓋辛夷之別名耳
承珙又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雜以畱夷史記作流夷張揖曰畱
夷新夷也揖著廣雅又以勺藥爲攪夷攪畱音轉則攪夷
卽新夷故郭注山海經卽本之以勺藥爲辛夷毛傳云勺
藥香草而王逸注楚辭辛夷服虔注漢書辛雉雉夷聲相近亦
皆云香草則辛夷自是草類非今之所謂木筆者稗疏以

此爲勺藥亦非無據然陸疏已不知勺藥爲何草惟引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楊雄賦云甘甜之和勺藥之美以此知其爲和味之草而已高誘注呂覽本生篇云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訐之樂勺藥之和亦當謂鄭詩之勺藥爲香草之可以 and 味者至文選七發勺藥之醬南都賦香稻蠶魚以爲勺藥七命和兼勺藥論衡謹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諸言勺藥者或別爲調和五味之通名要與詩言香草者有別若但是五味均調而曰贈之以調和有是文義乎

毛詩後箋卷七終